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魏書卷九十一

齊

魏

收

撰

列傳藝術第七十九

晁崇

張淵

殷紹

王早

耿元

劉靈助

江式

周澹

李修

徐審

王顯

崔彧

蔣少游

蓋小道必有可觀況往聖標歷數之術先王垂卜筮之

典論察有法占候相傳觸類長之其流遂廣工藝紛綸
理非抑止今列於篇亦所以廣聞見也

晁崇字子業遼東襄平人也家世史官崇善天文術數
知名於時爲慕容垂太史郎從慕容寶敗於參合獲崇
後乃赦之太祖愛其伎術甚見親待從平中原拜太史
令詔崇造渾儀歷象日月星辰遷中書侍郎令如故天
興五年月暈左角蝕將盡崇奏曰占爲角蟲將死時太
祖旣剋姚平於柴壁以崇言之徵遂令諸軍焚車而反

牛果大疫輿駕所乘巨牯數百頭亦同日斃於路側自
餘首尾相繼是歲天下之牛死者十七八麋鹿亦多死
崇弟懿明辯而才不及崇也以善北人語內侍左右爲
黃門侍郎兄弟竝顯懿好矜容儀被服僭度言音類太
祖左右每聞其聲莫不驚竦太祖知而惡之後其家奴
告崇與懿叛又與關臣王次多潛通招引姚興太祖銜
之及興寇平陽車駕擊破之太祖以奴言爲實還次晉
陽執崇兄弟竝賜死

崇兄子暉太祖時給事諸曹稍遷給事中賜爵長平侯
征虜將軍濟州刺史假寧東將軍潁川公劉駿鎮東平
郡徙戍近境暉上表求擊之尚宗不許暉乃爲書以大
義責之卒

子林襲爵林卒子清襲事在節義傳

暉從弟繼太祖時稍遷中書侍郎給事中中堅將軍賜
爵襄平子除魏郡太守卒

子世宗襲爵卒

子元和襲卒

張淵不知何許人明占候曉内外星分自云嘗事苻堅
堅欲南征司馬昌明淵勸不行堅不從果敗又仕姚興
父子爲靈臺令姚泓滅入赫連昌昌復以淵及徐辯對
爲太史令世祖平統萬淵與辯俱見獲世祖以淵爲太
史令數見訪問神麈二年世祖將討蠕蠕淵與徐辯皆
謂不宜行與崔浩爭於世祖前語在浩傳淵專守常占
而不能鈎深致遠故不及浩後爲驃騎軍謀祭酒嘗著

觀象賦曰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則之又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然則三極雖殊妙本同一顯昧雖遐契齊影響尋其應感之符測乎冥通之數天人之際可見明矣夫機象冥緬至理幽玄豈伊管智所能究暢然歌咏之來偶同風人目閱羣宿能不歌吟是時也歲次析木之津日在翼星之分閭闔晨鼓而蕭瑟流火夕暎以摧頽游氣眇其高舉辰宿煥焉華布觀時逝懷川上之感步秋林同宋生之戚歎巨艱之

未終抱殷憂而不寐遂彷徨於窮谷之裏杖策陟神巖
之側乃仰觀太虛縱目遠覽吟嘯之頃慄然增懷不覺
至理拔自近情常韻發於宵夜不任咏歌之末遂援管
而爲賦其辭曰

陟秀峯以遐眺望靈象於九霄

陟昇遐遠九
霄九天也

觀紫宮之

環周嘉帝坐之獨標

紫宮垣十五星在北斗北天皇大
帝一星在紫宮中天帝位尊故言

獨標也

瞻華蓋之蔭藹何虛中之迢迢

華蓋七星在
合十六星在大帝

上迢迢高
遠之貌

觀閣道之穹隆想靈駕之電飄

閣道六星在
王良東北天

帝之所乘躡靈駕之所由從電飄疾也

爾乃縱目遠覽傍極四維北鑒機

衡南觀太微

四維四方之維機衡謂北斗星太微宮十星在翼軫北

三台皦皦以

雙列皇座罔罔以垂暉

三台凡六星兩兩而居起文昌極太微皇座一星在太微星中

數數罔罔皆星光明之貌也

虎賁執銳於前階常陳屯聚於後闈

三台

謂之太階虎賁一星在下台南故言前階常陳七星如畢狀在皇座北皆宿衛天帝前後備非常開門宮中之門也遂回情旋首次目文昌

文昌七星在北斗魁前別一宮之名皆相位次也

仰

見造父爰及王良

造父五星在傳舍河中造父周穆王御死精上爲星王良五星在奎北王

良者晉大夫善御九方湮之子良一名郵無傳說登天

正爲趙簡子御死精記於星爲天帝之馭官

而乘尾奚仲託精於津陽

傳說一星在尾後傳說殷時隱於巖中殷王武丁夢得賢

人圖盡其象求而得之即立爲相死精上爲星乘尾在龍駒之間奚仲四星在天津北近河傍太古時造車與者死而精上爲星水北曰織女郎列於河湄牽牛煥然陽在河北故曰津陽也

而舒光

織女三星在紀星東端牽牛六星在河鼓南世人復以河鼓爲牽牛

五車亭柱於

畢陰兩河俠井而相望

五車三柱都十四星在畢東北在宿北故謂之陰兩河南河北

河六星俠東井東西遙相對故曰相望也

灼灼羣位落落幽紀設官分職罔

不悉置

灼灼落落皆星光明希疎之貌羣位謂天設三公九卿之官皇后嬪御之位分謂分其所司而

各有所典罔無悉盡言無不盡備官職亦有之也

儲貳副天庭延三吏

儲貳謂太子一

星在帝座北三吏三公星在太微宮中也

論道納言各有攸司

論道謂三公坐而論道納

言謂尚書

將相次序以衛守九卿珠連而內侍

太微宮十星皆

有上將上相次將次相之位九卿三星在太微庭中行列似珠之相連而內侍

天街分中外之

境四七列九土之異

天街二星昴畢間近月星陰陽之所分中國之境界天街以西屬外

國旄頭氐引弓之民皆屬焉天街以東屬中國縉紳之士冠帶之倫皆屬焉四七二十八宿角亢鄭國亢川氏房心陳國豫州尾箕燕國幽州斗牛吳國揚州女虛危齊國青州營室東壁衛國并州奎婁魯國徐州胃昴畢趙國冀州觜參魏國益州并鬼秦國雍州柳星張周國洛陽三河翼軫楚國荊州天有十二次日月之所經

土所有十二川王侯之所國方左則天紀槍楮攝提大

角二咸防奢七公理獄

天紀九星在貫索東天槍三星在北斗杓東天梧五星在女牀

東北攝提六星俠大角大角一星在攝提間二咸東咸四星在房東北西咸四里在房西北此星主防奢淫詔

佞之事七公七星在招搖東接近貫索貫索爲天獄刑獄失中則七公評議理其冤枉庫樓炯炯

以灼明騎官騰驤而奮足

庫樓十星在大角南騎官二十七星在氐南騎官典乘故

日騰

天市建肆於房心帝座磔落而電燭

天市二十四星在房心北

帝座一星在天市中心

於前則老人天社清廟所居

老人一星在弧南常以春

秋分候之天社六星亦在弧南清廟十四星在張南

明堂配帝靈臺考符

明堂三星在太

微西南角外靈臺三星在明堂西

丈人極陽而慌忽子孫嘒嘒於參嶠

丈人二星在軍市西南星在南方故稱極陽慌忽謂星細小遠邈難見老子曰忽兮慌兮其中有象慌兮忽兮

其中有物子二星在丈人東嚙小貌孫二星在子東詩曰嚙彼小星三五在東此之謂乎

天狗接狼

以吠守野鷄伺晨於參墟

天狗七星在狼北野鷄一星在參東南天市中街主警怖

故曰吠守鷄能候時故曰伺晨

右則少微軒轅皇后之位嬪御相次尊

卑有秩

少微四星在太微西南北列白衣處士之位軒轅十七星在七星北有皇后嬪御之位尊卑相

次皆扶序之也

御宮典儀女史執筆

御宮四星在鉤陳左傍此星主典史禮儀威容步趨

之事女史一星在柱下史北女史記識晝夜昏明節漏省時在鉤陳右傍

內平秉禮以伺邪

天牢禁愆而察失

內平四星在中宮南有邪媚之事以禮正之天牢六星在北斗魁下有過

失則慙於後則有車府傳舍匏瓜天津車府七星在天津東傳舍五星

在華蓋上匏瓜五星在麗扶匡照曜麗珠珮珍星在天

津東麗珠五星在須女北麗挂衣珠珮人星麗玄以閑

逸哭泣連屬而趨墳人星五星在車府南麗附玄天言

於天石氏經曰人星優游人乃安寧哭二星在虛南泣

三星在哭東墳墓四星在危南哭泣星行列趨向墳墓

故曰河鼓震雷以碣磻騰蛇蟠紫而輪茵河鼓十二星在南斗北此

連屬星昏中南方而震雷易曰鼓之以雷霆此之謂也此星主聲音故曰碣磻騰蛇二十二星在營室北形狀似地

故曰於是周章高眊還旋辰極辰極既覲鈎陳中禁復

觀天帝休息

鈞陳六星在紫宮中天皇大帝之所居諸宮別館及天牀星皆是休息寢卧而游也

漸臺可昇離宮可即

漸臺離宮皆天宮臺之名漸臺四星在織女東足下離宮六星與營

室相連言天帝或昇漸臺而觀或就離宮而游即就也禮記曰即宮于宗周也

酒旗建醇醪之

旌女牀列窈窕之色

酒旗三星在軒轅左角天設置酒官爲飲燕之事故建牙旗爲斟女

牀二星在紀星東北端奉侍天王之女侍衛天王必有關雎窈窕之美無妬忌之心乃可侍衛天王左右故言

列窈窕之色也

輦道屈曲以微煥附路立于雲閣之側

輦道五星在織

女西足屈曲而細小故言微煥也附路一星在閣道傍言天帝出入由閣道附路豫防敗傷故言立於雲閣之

側

其列星之表五車之間乃有咸池鴻沼玉井天淵建

樹百果竹林在焉

列宿之外謂之表咸池三星在天潢東鴻沼二十三星在須女北玉井四

星在參左足下天淵十星在龜星東南建樹百果星在胃南竹林二十五星在園西南

江河炳著

於上穹素氣霏霏其帶天

言天江星天江星乃炳然著見於天

上素氣者天河白氣素白霏霏然帶著於天也

神龜曜甲於清冷龍魚擣光以

映連

神龜龜星也有五星在尾南龜知來事故稱神在河中故言清冷魚龍謂魚一星在尾後河中尾爲

龍宿故言龍魚此星在河中以魚星之映水有光曜也

又有南門鼓吹器府之官

奏彼絲竹爲帝娛懽

南門鼓吹二星在庫樓南翼西南器府三十二星在軫南器府典掌

絲竹之事以娛樂天帝也

熊羆綿絡於天際虎豹儵煜而暉爛

虎豹熊羆

四星在狼星傍

弧精引弓以持滿狼星搖動於霄端

狼一星在參東南弧

九星在狼東南星傳云天下兵起則弧弓張天

其外則有燕秦齊趙列國之名

外謂列宿之外復有諸國之名齊一星在九坎東趙二星在齊北鄭一星在趙北越一星在鄭北周二星在越

東秦二星在周東代二星在秦南晉一星在代南韓一星在晉西魏一星在韓北楚一星在韓西燕一星在楚

南諸列國之名凡有十二星也

雷電霹靂雨落雲征

征行也雷電六星在營室南霹靂五

星在土公西南雲雨四星在霹靂南

陳車策駕於氐南天駟騁步於太清

陳車三星在氐南方星一名天駟

園苑周回以曲列倉廩區別而殊形

天園十四星在苑南天苑十六星在昴畢南天倉六星在婁南天廩四星在昴南言形象殊別不同也

內

則尚書大理太一天一之宮

尚書五星在紫微宮門內東南維大理二星在紫微

宮中太一天一各一星相近在紫宮門南

柱下著術傳示無窮

柱下史一星在北極東

六甲候大帝之所須內厨進御膳於皇躬

六甲在華蓋下內厨二星

在紫宮兩南角外

天船橫漢以普濟積水候災于其中

天船九星在大

陵北積水一星在天船中

陰德播洪施以恤不足四輔翼皇極而闡

玄風

陰德二星在尚書西四輔四星俠北極播布洪大玄天也陰德之官必有陽報夫陰施陽報自然之

常數貧窮困死生民之極艱以至因乏闕死遭陰德之終故窮者不希周恤而患與自至施者無求於報而酬答自來斯乃冥中之理大象立虛構其曜哉四輔星阮翼佐北極之樞又能闡揚天帝之風教故言闡玄風也

恢恢太虛寥寥帝庭

恢恢寥寥皆廣大清虛之貌老子曰天網恢恢疏而不失帝謂太微

宮也五座竝設爰集神靈

五座謂太微宮中五帝座也黃帝靈威仰位東方赤帝赤熛怒

位南方白帝白招矩位西方黑帝汁光紀位北方黃帝含樞紐位中央五帝各異竝集諸神之宮與之謀國事

孝經援神契曰竝設神靈集謀此之謂也

乃命熒惑伺彼驕盈

熒惑常以十月十一月入

太微受制伺無道之國故曰伺彼驕盈也

執法刺舉於南端五侯議疑於水

衡太微南門謂之執法刺舉者刺姦惡舉有功五侯五星在東北東井爲水衡辨疑獄五侯議而評之也

金火時出以成緯七宿匡衛而爲經

金火熒惑太白也七宿謂四方七宿

天大謂五星爲緯二十八宿爲經故舉金大七宿爲言則五星二十八宿可知也言五星出入伏見有時不常

也出暉暉昱其竝曜榮若三春之榮言星辰布曜若春日之榮華也覩夫

天官之羅布故作則於華京言天官羅布於上王者法效於下論語曰惟天為大

惟堯則及其災異之興出無常所言災異出無常宿隨其善惡而處之假使

鄰國有事則歸邪繽紛飛流電舉如星非星如雲非雲謂之歸邪夾以微氣

故稱繽紛飛流星也流星也流星也流星與流星各異飛妖星妖去而迹絕流星迹存而不滅電舉者似姦電長

星起則殃及晉平虵乘龍則禍連周楚春秋魯昭公十一年春正月戊子

妖星出於婺女見於申維婺氏屬齊申為晉分梓慎見妖星出知晉侯以戊子日死地乘龍謂襄公二十八年

歲星次天津於玄枵十五度在虛下歲星主木位在東體合房心故名龍虛在坎坎子位次玄枵龜地之類歲

星失次行虛之外出其下故曰地乘龍龍位壽星宋鄭之分梓慎見地來龍知饑在宋鄭然裨竈以為周王及楚子皆死二人推變不同所見或取證於逢公或推變各異梓慎裨竈古之良史也

於衡午

逢公齊邑姜之先言逢公死時亦有此星見梓慎推星以此方之知晉平公將死衡午謂虛宿

對午午為張翼張翼周楚之分裨竈占知周王楚子死故言推變於衡午

乃有欽明光被填

逆水府

昔堯遭洪水填星逆行入水府書曰欽明大思光被萬邦

洪波滔天功隆大

禹

言洪水既出堯命鯀治之而功不成乃復命禹治而平之禹有濟世之難治水之功書曰洪水滔天又曰

禹錫玄圭告厥成功

此則冥數之大運非治網之失緒

言堯遭洪水致填星

逆行之異非不德所致此乃運數應爾也蓋象外之妙不可以麤理尋重玄

之內難以熒燎覩

言玄理微妙不可知見也

至於精靈所感迅踰駭

嚮荆軻慕丹則白虹貫日而不徹

昔荆軻慕燕太子丹之義入秦為刺客雖

至精感上而

事竟不捷

衛生畫策則太白食昂而搞朗

昔衛先生為秦畫策

於長平昭王疑而不

信太白有食昂之變

魯陽指麾而曜靈爲之回駕

魯陽古之

賢人以手麾

日能再回也

嚴陵來游而客氣著於乾象

昔光武為白衣時與嚴陵

相厚善及登帝位陵來入見太史奏曰

客星犯帝座光武詔曰乃嚴子陵非客

斯皆至感動於

神祇誠應効於既往爾乃四氣鱗次斗建辰移雖無聲

言三光是知

言四時代謝不常每月斗移建一辰天無聲言語止以星辰見變謹以示人也

星

中定於昏明影度以之不差測水旱於未然占方來之

安危

孟春正月昏參中旦尾中仲春之月昏弧中旦建星中季春之月昏七星中旦牽牛中孟夏之月昏

翼中旦婺女中仲夏之月昏亢中旦危中季夏之月昏心中旦奎中孟秋之月昏建星中旦畢中仲秋之月昏

牽牛中旦觜觿中季秋之月昏虛中旦柳中孟冬之月

昏危中旦七星中仲冬之月昏東壁中旦軫中季冬之

月昏婁中旦氐中冬至之日建八尺之標影長一丈三尺五寸也夏至之日影長一尺六寸也影長為水影短

為旱也陰精乘箕則大飈暮鼓西南入畢則淫雨滂沱陰精

月也東北失道入箕則多風移而西南失道入畢則多雨雨三日為淫雨詩云月麗于畢俾滂沱矣書曰星有

好風星有好雨此之謂也譬有晉鍾之應銅山風雲之從班螭言雲從龍

風從虎同氣相求同類相應蜀山崩而晉鍾鳴也

若夫冥車潛駕時乘六虬大

儀回運萬象俱流

六虬六龍易曰時乘六龍以御天此皆是天回運轉

北斗俄其

西傾羣星忽以匿幽

幽暗也

望舒縱轡以騁度靈輪決旦

而過周

望舒月也月日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周天凡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天一日一夜運

轉過周一度決匝也至旦曉而過匝故曰決旦而過周也

爾乃凝神遠矚矚目八荒

察之無象視之眇茫狀若渾元之未判別又似浮海而

覩滄浪幽遐迥以希夷寸眸焉能究其傍

凝神精不動也言極遠傍

視茫然若造化之始元氣未分似浮海遠望而不見其邊論語曰乘桴浮於海老子曰聽之不聞其聲名曰希

視之不見其形名曰夷

於是乎夜對山水栖心高鏡遠尋終古攸

然獨詠美景星之繼晝大唐堯之德盛

瑞應圖曰景星大如半月生於

晦朔助月光明當堯之時有此星見故美堯之德能致之也

嘉黃星之靡鋒明虞舜

之不競

昔舜將受禪于堯先有星見員而無鋒芒言舜當用上德王天下星見而無芒角者示捐讓而

受不以兵事爭競也

疇呂尚之宵夢善登輔而翼聖

昔太公未遇文王時釣魚

於磻溪夜夢得北斗輔星神告尚以伐紂之意事見尚書中候篇也

欽管仲之察微見虛

危而知命

昔管仲與鮑叔牙商賈於南陽見三星聚虛危之分知齊將有霸王遂共戮力來投齊地

也

歎熒惑之舍心高宋景之守政

當春秋時熒惑守心景公不從史韋之言

熒惑退舍而延二十年

壯漢祖之入秦奇五緯之聚映

昔漢祖入秦五星聚

於東井秦之分

爾乃歷象既周相佯巖際

相佯倘佯也尚書曰歷象日月星辰

尋

圖籍之所記著星變乎書契覽前代之將淪咸譴告於

昏世

言先代之君將淪亡天必告災異之徵也

桀斬諫以星孛紂酖荒而致

彗

夫景星見則太平應彗孛字作而禍亂興天之常也昔夏桀無道斬闕龍逢而極惡字星見湯伐之故于鳴

條之野殷紂設炮烙之形彗星出武王懸之白旂也

恒不見以周衰枉地行而秦

滅

昔魯莊公七年夏四月恒星不見自是以後周室衰微枉矢出地行而無尾自昔項羽入關有此變見漢

書

諒人事之有由豈妖災之虛設

言天以冥應玄象為變要由人事豈妖災

而誠庸王之難悛故明君之所察

言庸君闇主玄象譴告不能改行自新以

答天變賢君明主則不然見天災異懼而修德也

堯無爲猶觀象而況德非乎

先哲

夫唐堯至治猶歷象璇璣闡七政況德不及古而不觀之乎

先是太祖太宗時

太史令王亮蘇坦世祖後破和龍得馮文通太史令閔

盛高祖時太史令趙樊生竝知天文後太史趙勝趙翼

趙洪慶胡世榮胡法通等二族世業天官者又有容城

令徐路善占候世宗時坐事繫冀州獄別駕崔隆宗就

禁慰問路曰昨夜驛馬星流計赦即時應至隆宗先信

之遂遣人試出城候馬俄而赦至時人重之永安中詔以恒州民高崇祖善天文每占吉凶有驗特除中散大夫永熙中詔通直散騎常侍孫僧化與太史令胡世榮張龍趙洪慶及中書舍人孫子良等在門下外省校比天文書集甘石二家星經及漢魏以來二十三家經占集爲五十五卷後集諸家撮要前後所上雜占以類相從日月五星二十八宿中外官圖合爲七十五卷

僧化者東莞人識星分案天占以言災異時有所中普

泰中命朱世隆惡其多言遂繫於廷尉免官永熙中出
帝召僧化與中散大夫孫安都共撰兵法未就而帝入
闕遂罷元象中死於晉陽時有河間信都芳字王琳好
學善天文算數甚爲安豐王延明所知延明家有羣書
欲抄集五經算事爲五經宗及古今樂事爲樂書又聚
渾天歌器地動銅鳥漏刻候風諸巧事并圖畫爲器準
竝令芳算之會延明南奔芳乃自撰注後隱於并州樂
平之東山太守慕容保樂聞而召之芳不得已而見焉

於是保樂弟紹宗薦之於齊獻武王以爲中外府田曹
參軍芳性清儉質樸不與物和紹宗給其騾馬不肯乘
騎夜遣婢侍以試之芳忽呼毆擊不聽近已狷介自守
無求於物後亦注重差勾股復撰史宗仍自注之合數
十卷武定中卒

殷紹長樂人也少聰敏好陰陽術數游學諸方達九章
七曜世祖時爲算生博士給事東宮西曹以藝術爲恭
宗所知太安四年夏上四序堪輿表曰臣以姚氏之世

行學伊川時遇游遁大儒成公興從求九章要術興字
廣明自云膠東人也山居隱跡希在人間興時將臣南
到陽翟九崖巖沙門釋曇影問興即北還臣獨留住依
止影所求請九章影復將臣向長廣東山見道人法穆
法穆時共影爲臣開述九章數家雜要披釋章次意況
大旨又演隱審五藏六府心髓血脉商功大算端部變
化玄象土圭周髀練精銳思蘊習四年從穆所聞粗皆
髣髴穆等仁矜特垂憂閔復以先師和公所注黃帝四

序經文三十六卷合有三百二十四章專說天地陰陽
之本其第一孟序九卷八十一章說陰陽配合之原第
二仲序九卷八十一章解四時氣王休殺吉凶第三叔
序九卷八十一章明日月辰宿交會相生爲表裏第四
季序九卷八十一章具釋六甲刑禍福德以此等文傳
授於臣山神禁嚴不得齋出尋究經年粗舉綱要山居
險難無以自供不堪窘迫心生懈怠以甲寅之年日維
鶉火月呂林鍾景氣鬱盛感物懷歸奉辭影等自爾至

今四十五載歷觀時俗堪輿入會選世已久傳寫謬誤
吉凶禁忌不能備悉或考良日而值惡會舉吉用凶多
逢殃咎又史遷郝振中吉大儒亦各撰注流行於世配
會大小序述陰陽依如本經猶有所闕臣前在東宮以
狀奏聞奉被景穆皇帝聖詔敕臣撰錄集其要最仰奉
明旨謹審先所見四序經文抄撮要略當世所須吉凶
舉動集成一卷上至天子下及庶人又貴賤階級尊卑
差別吉凶所用罔不畢備未及內呈先帝晏駕臣時狼

猥幾至不測停廢以來逕由八載思欲上聞莫能自徹
加年夕齒頰餘齡旦暮每懼殂殞填仆溝壑先帝遺志
不得宣行夙夜悲憤理難違匿依先撰錄奏謹以上聞
請付中祕通儒達士定其得失事若可施乞即班用其
四序堪輿遂大行於世

王早勅海南皮人也明陰陽九宮及兵法尤善風角太
宗時喪亂之後多相殺害有人詣早求問勝術早爲設
法令各無咎由是州里稱之時有東莞鄭氏因爲同縣

趙氏所殺其後鄭氏執得讐人趙氏又剋明晨會宗族
當就墓所刑之趙氏求救於早早爲占候并授以一符
曰君今且還選壯士七人令一人爲主者佩此符於雞
鳴時伏在仇家宅東南二里許平坦當有十人跟隨向
西北行中有二人乘黑牛一黑牛最在前一黑牛應第
七但促取第七者將還事必無他趙氏從之果如其言
乃如鄭氏五男父也諸子竝爲其族所宗敬故和解二
家趙氏竟免後早與客清晨立於門內遇有卒風振樹

早語客曰依法當有千里外急使日中將有兩匹馬一白一赤從西南來至即取我逼我不聽與妻子別語訖便入召家人隣里辭別語訖浴帶書囊日中出門候使如期果有二馬一白一赤從涼州而至即促早上馬遂詣行宮時世祖圍涼州未拔故許彥薦之早彥師也及至詔問何時當得此城早對曰陛下但移據西北角三日內必剋世祖從之如期而剋輿駕還都時久不雨世祖問早曰何時當雨早曰今日申時必大雨比至未時

猶無片雲世祖召早詰之早曰願更少時至申時雲氣
四合遂大雨滂沱世祖甚善之而早苦以疾辭乞歸鄉
里詔許之遂終於家或言許彥以其術勝恐終妨已故
謫令歸耳

耿元鉅鹿宋子人也善卜占坐於室內有客扣門元已
知其姓字并所齋持及來問之意其所卜筮十中八九
別有林占世或傳之而性不和俗時有王公欲求其筮
者元則拒而不許每云今既貴矣更何所求而復卜也

欲望意外乎代京法禁嚴切王公聞之莫不驚悚而退
故元多見憎忿不爲貴勝所親官至鉅鹿太守顯祖高
祖時有渤海高道挺清河趙法逞竝有名於世世宗肅
宗時奉車都尉清河魏道虔奉車都尉周恃魏郡太守
章武高月光月光弟明月任元智雍州人潘捺竝長於
陰陽卜筮故元於日者之中最爲優洽冠軍將軍濮陽
賈元紹章武呂肫濟北馮道安河內馮懷海東郡李文
殊竝工於法術而道虔月光文殊爲優其餘不及浮陽

孟剛饒安王領郡善銓錄風角章武顏惡頭善卜筮亦用耿元林占當時最知名范陽人劉弁亦有名於世

劉靈助燕郡人師事劉弁好陰陽占卜而羸踈無賴常去來燕恒之界或時負販或復劫盜賣術於市後自代至秀容因事忤朱榮榮性信卜筮靈助所占屢中遂被親待爲榮府功曹參軍建義初榮於河陰王公卿士悉見屠害時奉車都尉盧道虔兄弟亦相率朝於行宮靈助以其州里衛護之由是朝士與諸盧相隨免害者數

十人榮入京師超拜光祿大夫封長子縣開國伯食邑
七百戶尋進爵爲公增邑通前千戶後從榮討擒葛榮
特除散騎常侍撫軍將軍幽州刺史又從大將軍上黨
王天穆討邢杲時幽州流民盧城人最爲兇悍遂令靈
助兼尚書軍前慰勞之事平而元顥入洛天穆渡河靈
助先會余朱榮於太行及將攻河內令靈助筮之靈助
曰未時必剋時已尚中士衆疲怠靈助曰時至矣榮鼓
之將士騰躍即便剋陷及至北中榮攻城不獲以時盛

暑議欲且還以待秋涼莊帝詔靈助筮之靈助曰必當
破賊詔曰何日靈助曰十八十九間果如其言車駕還
宮領幽川大中正尋加征東將軍增邑五百戶進爵爲
燕郡公詔贈其父僧安爲幽州刺史尋兼尚書左僕射
慰勞幽州流民於濮陽頓丘因率民北還與都督侯淵
等討葛榮餘黨韓婁滅之於薊仍釐州務加車騎將軍
又爲幽并營安四州行臺及余朱榮死莊帝幽崩靈助
本寒微一朝至此自謂方術能動衆又以余朱有誅

滅之兆靈助遂自號燕王車騎大將軍開府義同三司
大行臺爲莊帝舉義兵靈助馴養大鳥稱爲已瑞妄說
圖讖言劉氏當王又云欲知避世入烏村遂刻氈爲人
象畫桃木爲符書作詭道厭祝之法民多信之於時河
西人紇豆陵步藩舉兵逼晉陽爾朱兆頻戰不利故靈
助唱言尔朱自然當滅不須我兵由是幽瀛滄冀之民
悉從之從之者夜悲舉火爲號不舉火者諸村共屠之
以普泰元年三月率衆至博陵之安國城與叱列延慶

侯淵余朱羽生等戰戰敗被擒斬於定州傳首洛陽支
分其體初靈助每云三月末我必入定州余朱亦必滅
及將戰靈助自筮之卦成不吉以手折筮棄之於地云
此何知也尋見擒果以三月入定州而齊獻武王以明
年閏三月破西胡於韓陵山遂滅兆等永熙二年贈使
持節散騎常侍都督幽瀛冀三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
尚書左僕射開府儀同三司幽州刺史諡曰恭
子宗輝襲興和中開府屬齊受禪例降

江式字法安陳留濟陽人六世祖瓊字孟琚晉馮翊太守善蟲篆詁訓永嘉大亂瓊棄官西投張軌子孫因居涼土世傳家業祖彊字文威太延五年涼州平內徙代京上書三十餘法各有體例又獻經史諸子千餘卷由是擢拜中書博士卒贈敦煌太守父紹興高允奏爲祕書郎掌國史二十餘年以謹厚稱卒於趙郡大守式少專家學數年之中常夢兩人時相教授及寤每有記識初拜司徒長史兼行參軍檢校御史尋除珍寇將軍符

節令以書文昭太后尊號謚冊特除奉朝請仍符節令式篆體尤工洛京宮殿諸門板題皆式書也延昌三年三月式上表曰臣聞庖羲氏作而八卦列其畫軒轅氏興而龜策彰其彩古史倉頡覽二象之爻觀鳥獸之跡別創文字以代結繩用書契以維事宜之王庭則百工以敘載之方冊則萬品以明迄于三代厥體頗異雖依類收制未能悉殊倉氏矣故周禮八歲入小學保氏教國子以六書一曰指事二曰象形三曰諧聲四曰會意

五曰轉注六曰假借蓋是史頡之遺法也及宣王太史
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或同或異時人即謂之籀
書至孔子定六經左丘明述春秋皆以古文厥意可得
而言其後七國殊軌文字乖別暨秦兼天下丞相李斯
乃奏蠲罷不合秦文者斯作倉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
爰歷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
省改所謂小篆者也於是秦燒經書滌除舊典官獄繁
多以趣約易始用隸書古文由此息矣隸書者始皇使

下杜人程邈附於小篆所作也以邈徒隸即謂之隸書故秦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書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漢興有尉律學復敎以籀書又習八體試之課最以爲尚書史吏民上書省字不正輒舉劾焉又有草書莫知誰始考其書形雖無厥誼亦是一時之變通也孝宣時召通倉頡讀者獨張敞從之受涼州刺史杜鄴沛人爰禮講學大夫秦近亦能言之孝平時徵禮等百餘人說文字於未

典宮中以禮爲小學元士黃門侍郎楊雄採以作訓纂
篇及亡新居攝自以應運制作使大司空甄豐校文字
之部頗改定古文時有六書一曰古文孔子壁中書也
二曰奇字即古文而異者三曰篆書云小篆也四曰佐
書秦隸書也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鳥蟲所以幡
信也壁中書者魯恭王壞孔子宅而得禮尚書春秋論
語孝經也又北平侯張倉獻春秋左氏傳書體與孔氏
相類即前代之古文矣後漢郎中扶風曹喜號曰工篆

小異斯法而甚精巧自是後學皆其法也又詔侍中賈
逵修理舊文殊藝異術王教一端苟有可以加於國者
靡不悉集逵即汝南許慎古文學之師也後慎嗟時人
之好奇歎儒俗之穿鑿惋文毀於譽痛字敗於訾更詭
任情變亂於世故撰說文解字十五篇首一終亥各有
部屬包括六藝羣書之話評釋百氏諸子之訓天地山
川草木鳥獸昆蟲雜物奇怪珍異王制禮儀世間人事
莫不畢載可謂類聚羣分離而不越文質彬彬最可得

而論也左中郎將陳留蔡邕採李斯曹喜之法爲古今
雜形詔於太學立石碑刊載五經題書楷法多是邕書
也後開鴻都書畫奇能莫不雲集于時諸方獻篆無出
邕者魏初博士清河張揖著埤倉廣雅古今字詁究諸
埤廣綴拾遺漏增長事類抑亦於文爲益者然其字詁
方之許慎篇古今體用或得或失矣陳留邯鄲淳亦與
揖同時博古開藝特善倉雅許氏字指八體六書精究
閑理有名於揖以書教諸皇子又建三字石經於漢碑

之西其文蔚炳三體復宣校之說文篆隸大同而古字少異又有京兆韋誕河東衛覲二家竝號能篆當時臺觀榜題寶器之銘悉是誕書咸傳之子孫世稱其妙晉世義陽王典祠令任城呂忱表上字林六卷尋其況趣附託許慎說文而按偶章句隱別古籀奇惑之字大得正隸不差篆意也忱弟靜別放故左校令李登聲類之法作韻集五卷宮商徵羽各爲一篇而文字與兄便是魯衛音讀楚夏時有不同皇魏承百王之季紹五運

之緒世易風移文字改變篆形謬錯隸體失真俗學鄙
習復加虛巧談辯之士又以意說炫惑於時難以釐改
故傳曰以衆非非行正信哉得之於斯情矣乃曰追來
爲歸巧言爲辯小兒爲輓神虫爲蠶如斯甚衆皆不合
孔氏古書史籀大篆許字說文石經三字也凡所關古
莫不惆悵焉嗟夫文字者六藝之宗王教之始前人所
以垂今今人所以識古故曰本立而道生孔子曰必也
正名乎又曰述而不作書曰予欲觀古人之象皆言遵

修舊史而不敢穿鑿也臣六世祖瓊家世陳留往晉之初與從父兄應元俱受學於衛覬古篆之法倉雅方言說文之誼當時竝收善譽而祖官至太子洗馬出爲馮翊郡值洛陽之亂避地河西數世傳習斯業所以不墜也世祖太延中皇威西被牧犍內附臣亡祖文威杖策歸國奉獻五世傳掌之書古篆八體之法時蒙褒錄敘列於儒林官班文省家號世業暨臣閣短識學庸薄漸漬家風有忝無顯但逢時來恩出願外每承澤雲津廁

霑漏潤驅馳文閣參預史官題篆宮禁從同上哲既竭
愚短欲罷不能是以敢藉六世之資奉遵祖考之訓竊
慕古人之軌企踐儒門之轍輒求撰集古來文字以許
慎說文爲主爰採孔氏尚書五經音注籀篇爾雅三倉
凡將方言通俗文祖文宗坪倉廣雅古今字詁三字石
經字林韻集諸賦文字有六書之誼者皆以次類編聯
文無復重糾爲一部其古籀奇或俗隸諸體咸使班於
篆下各有區別詁訓假借之誼僉隨文而解音讀楚夏

之聲竝逐字而注其所不知者則闕如也脫蒙遂許冀
省百氏之觀而同文字之域典書祕書所須之書乞垂
敕給并學士五人嘗習文字者助臣披覽書生五人專
令抄寫侍中黃門國子祭酒一月一監評議疑隱庶無
紕繆所撰名目伏聽明旨詔曰可如所請并就太常冀
兼教八書史也其有所須依請給之名目待書成重聞
式於是撰集字書號曰古今文字凡四十卷大體依許
字說文爲本上篆下隸又除宣威將軍符璽郎尋加輕

車將軍正光中除驍騎將軍兼著作佐郎正史中字
疑

四年卒贈右將軍巴州刺史其書竟未能成
式兄子征虜將軍順和亦工篆書先是太和中兗州人
沈法會能隸書世宗之在東宮敕法會侍書已後隸迹
見知於閭里者甚衆未有如崔浩之妙

周澹京兆鄆人也爲人多方術尤善醫藥爲太醫令太
宗嘗苦風頭眩澹治得愈由此見寵位至特進賜爵成
德侯神瑞二年京師饑朝議將遷都於鄴澹與博士祭

酒崔浩進計論不可之意太宗大然之曰唯此二人與朕意同也詔賜澹浩妾各一人御衣一襲絹五十匹綿五十斤泰常四年卒諡曰恭時有河南人陰貞家世爲醫與澹竝受封爵清河李潭亦以善鍼見知

子驢駒襲傳術延興中位至散令

李修字思祖本陽平館陶人父亮少學醫術未能精究世祖時奔劉義隆於彭城又就沙門僧坦研習衆方略盡其術針灸授藥莫不有効徐克之間多所救恤四方

疾苦不遠千里竟往從之亮大為廳事以舍病人停車
輿於下時有死者則就而棺殯親往弔視其仁厚若此
累遷府參軍督護本郡士門宿官咸相交昵車馬金帛
酬賚無貲修兄元孫隨畢衆敬赴平城亦遵父業而不
及以功賜爵義平子拜奉朝請修略與兄同晚入代京
歷位中散令以功賜爵下蔡子遷給事中太和中常在
禁內高祖文明太后時有不豫修侍鍼藥治多有效賞
賜累加車服第宅號為鮮麗集諸學士及工書者百餘

人在東宮撰諸藥方百餘卷皆行於世先是咸陽公高允雖年且百歲而氣力尚康高祖文明太后時令修診視之一旦奏言允脉竭氣微大命無遠未幾果亡遷洛為前軍將軍領太醫令後數年卒贈威遠將軍青州刺史

子天授襲汶陽令醫術又不逮父

徐謩字成伯丹陽人家本東莞與兄文伯等皆善醫藥謩因至青州慕容白曜平東陽獲之表送京師顯祖欲

驗其所能乃置諸病人於幕中使蹇隔而脉之深得病
形兼知色候遂被寵遇為中散稍遷內侍長文明太后
時問治方而不及李修之見任用也蹇合和藥劑攻救
之驗精妙於修而性甚祕忌承奉不得其意者雖貴為
王公不為措療也高祖後知其能及遷洛稍加眷幸體
小不平及所寵馮昭儀有疾皆令處治又除中散大夫
轉右軍將軍侍御師蹇欲為高祖合金丹致延年之法
乃入居崧高採營其物歷歲無所成遂罷二十二年高

祖幸懸瓠其疾大漸乃馳驛召蹇令水路赴行所一日
一夜行數百里至診省下治果有大驗高祖體少瘳內
外稱慶九月車駕發豫州次于汝濱乃大為蹇設太官
珍膳因集百官特坐蹇於上席遍陳餽觴于前命左右
宣蹇救攝危篤振濟之功宜加酬賚乃下詔曰夫神出
無方形稟有礙憂喜乖適理必傷生朕覽萬幾長鍾革
運思芒芒而無怠身忽忽以興勞仲秋動痾心容頓竭
氣體羸瘠玉几在慮侍御師右軍將軍徐成伯馳輪大

室進療汝蕃方窮丹英藥盡石誠術兩輸忠妙俱至
乃令沉勞勝愈篤瘵克痊論勤語效實宜褒錄昔昔武
暴疾程和應增封辛疾數朝錢爵大陞況疾深於曩辰
業難於疇日得不重加陟賞乎宜順羣望錫以山河且
其舊逕高秩中暫解退比雖銓用猶未闕二字準舊量今
事合顯進可鴻臚卿金鄉縣開國伯食邑五百戶賜錢
一萬貫又詔曰錢府未充須以雜物絹二千匹雜物一
百匹四十匹出御府穀二千斛奴婢十口馬十匹一匹

出驛駟牛十頭所賜雜物奴婢牛馬皆經內呈諸親王
咸陽王禧等各有別齋竝至千匹從行至鄴高祖猶自
發動蹇日夕左右明年從詣馬圈高祖疾勢遂甚戚戚
不怡每加切誚又欲加之鞭捶幸而獲免高祖崩蹇隨
梓宮還洛蹇常有藥餌及吞服道符年垂八十鬢髮不
白力未多衰正始元年以老為光祿大夫加平北將軍
卒延昌初贈安東將軍齊州刺史諡曰靖

子踐字景升小名靈寶襲爵歷官兗州平東府長史右

中郎將建興太守

踐弟知遠給事中

成伯孫之才孝昌初為蕭衍豫章王蕭綜北府主簿從綜鎮彭城綜降其下僚屬竝奔散之才因入國武定中大將軍金紫光祿大夫昌安縣開國侯

王顯字世榮陽平樂平人自言本東海郟人王朗之後也祖父延和中南奔居于魯郊又居彭城伯父安上劉義隆時板行館陶縣世祖南討安上棄縣歸命與父母

俱徙平城例敘陽都子除廣寧太守顯父安道少與季亮同師俱學醫藥粗究其術而不及亮也安上還家樂平頗參士流顯少歷本州從事雖以醫術自通而明敏有決斷才用初文昭皇太后之懷世宗也夢為日所逐化而為龍而繞后后寤而驚悸遂成心疾文明太后勅召徐謩及顯等為后診脉謩云是微風入藏宜進湯加針顯云案三部脉非有心疾將是懷孕生男之象果如顯言久之召補侍御師尚書儀曹郎號稱幹事世宗自

幼有微疾久未差愈顯攝療有効因是稍蒙矜識又罷
六輔之初顯為領軍于烈間通規策頗有密功累遷將
擊將軍拜延尉少卿仍在侍御營進御藥出入禁內乞
臨本州世宗曾許之積年未授因是聲問傳於遠近顯
每語人言時旨已決必為刺史遂除平北將軍相州刺
史尋詔馳驛還京復掌藥又遣還州元愉作逆顯討之
不利入除太府卿御史中尉顯前後歷職所在著稱糾
折庶獄究其姦回出入惜慎憂國如家及領憲臺多所

彈劾百寮肅然又以中尉屬官不悉稱職諷求更換詔委改選務盡才能而顯所舉或有請屬未皆得人於是衆口誼譁聲望致損後世宗詔顯撰藥方三十五卷班布天下以療諸疾東宮既建以為太子詹事委任甚厚世宗每幸東宮顯常近侍出入禁中仍奉醫藥賞賜累加為立館宇寵振當時延昌二年秋以營療之功封衛南伯四年正月世宗夜崩肅宗踐祚顯參奉璽策隨從臨哭微為憂懼顯既蒙任遇兼為法官恃勢使威為時

所疾朝宰託以侍療無效執之禁中詔削爵位臨執呼
寃直問以刀鐐撞其掖下傷中吐血至右衛府一宿死
始顯布衣為諸生有沙門相顯後當富貴誠其勿為吏
官吏官必敗由是世宗時或欲令其遂攝吏部每殷勤
避之及世宗崩肅宗夜即位受璽冊於儀須兼太尉乃
吏部倉卒百官不具以顯兼吏部行事矣

崔彧字文若清河東武城人父勳之字寧國位大司馬
外兵郎贈通直郎彧與兄相如俱自南入國相如以才

學知名早卒或少嘗詣青川逢隱逸沙門教以素問九卷及甲乙遂善醫術中山王英子略曾病王顯等不能療或針之抽針即愈後位冀州別駕累遷寧遠將軍性仁恕見疾苦好與治之廣教門生令多救療其弟子清河趙約勃海郝文法之徒咸亦有名

或子景招豪率亦以醫術知名為太中大夫司徒長史蔣少游樂安博昌人也慕容白曜之平東陽見俘入於平城充平齊戶後配雲中為兵性機巧頗能畫刻有文

思吟咏之際時有短篇遂留寄平城以慵寫書為業而
名猶在鎮後被召為中書寫書生與高聰俱依高允允
愛其文用遂竝薦之與聰俱補中書博士自在中書恒
庇李冲兄弟子姪之門始北方不悉青州蔣族或謂少
游本非人士又少游微因工藝自達是以公私人望不
至相重唯高允李冲曲為體練由少游舅氏崔光與李
冲從叔行對門婚姻也高祖文明太后常因密宴謂百
官曰本謂少游作師耳高允老公乃言其人士眷識如

此然猶驟被引命屑屑禁閨以規矩刻績為務因此大蒙恩錫超等備位而亦不遷陟也及詔尚書李沖與馮誕游明根高閤等議定衣冠於禁中少游巧思令主其事亦訪於劉昶二意相乖時致諍競積六載乃成始班賜百官冠服之成少游有效焉後於平城將營太廟太極殿遣少游乘傳詣洛量準魏晉基趾後為散騎侍郎副李彪使江南高祖修船乘以其多有思力除都水使者遷前將軍兼將作大匠仍領水池湖泛戲舟楫之具

及華林殿治修舊增新改作金墉門樓皆所措意號為
妍美雖有丈藻而不得伸其才用恒以剗剗繩尺碎劇
忽忽徒倚園湖城殿之側識者為之歎慨而乃坦爾為
已任不告疲恥又兼太常少卿都水如故景明二年卒
贈龍驤將軍青州刺史諡曰質有文集十卷餘少游又
為太極立模範與董爾王遇等參建之皆未成而卒初
高宗時郭善明甚機巧北京宮殿多其製作高祖時青
州刺史侯文和亦以巧聞為要舟水中立射滑稽多智

辭說無端尤善淺俗委巷之語至可翫笑位樂陵濟南
二郡太守

世宗肅宗時豫州人柳儉殿中將軍關文備郭安興竝
機巧洛中製永寧寺九層佛圖安興為匠也

高祖時有范甯兒者善園碁曾與李彪使蕭蹟蹟令江
南上品王抗與甯兒制勝而還又有浮陽高光宗善桴
蒲趙國李幼序洛陽丘何奴竝工握槊此蓋胡戲近入
中國云胡王有第一人過罪將殺之弟從獄中為此戲

以上之意言孤則易死也世宗以後大盛於時

史臣曰陰陽卜祝之事聖哲之教存焉雖不可以專亦不可得而廢也徇於是者不能無非厚於利者必有其害詩書禮樂所失也鮮故先王重其德方術伎巧所失也深故往哲輕其藝夫能通方術而不詭於俗習技巧而必蹈于禮者幾于大雅君子故昔之通賢所以戒乎妄作晁崇張淵王早殷紹耿元劉靈助皆術藝之士也觀其占候卜筮推步盈虛通幽洞微近知鬼神之情狀

周澹李修徐謩王顯崔或方藥特妙各一時之美也將
少游以剗剗見知沒其學思藝成為下其近是乎

魏書卷九十一

魏書卷九十一考證

列傳第七十九○此卷王顯以前魏收舊書崔或蔣少游傳全出北史及小史史臣論亦取北史藝術傳論而北史全用周隋書藝術傳論

張淵傳爰及王良注王良九方湮之子○莊子作九方歟

江式傳三曰諧聲○諧監本訛形各本同今改正

魏書卷九十一 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魏書卷九十二

齊

魏

收

撰

列傳列女第八十

崔覽妻封氏

封卓妻劉氏

魏溥妻房氏

胡長命妻張氏

平原女子孫氏

房愛親妻崔氏

涇州貞氏兕先氏

姚氏婦楊氏

張洪祁妻劉氏

董景起妻張氏

陽尼妻高氏

史映周妻耿氏

任城國太妃孟氏

苟金龍妻劉氏

盧玄禮妻李氏

河東孝女姚氏

刁思遵妻魯氏

夫婦人之事存於織紉組紃酒漿醢醢而已至如嫗訓
軒宮娥成舜業塗山三母克昌二邦殆非匹婦之謂也
若乃明識列操丈韞兼該聲自閨庭號顯列國子政集

之於前元凱編之於後隨時綴錄代不乏人今書魏世可知者為列女傳

中書侍郎清河崔覽妻封氏勃海人散騎常侍愷女也有才識聰辯彊記多所究知於時婦人莫能及李敷公孫文叔雖已貴重近世故事有所不達皆就而諮請焉勃海封卓妻彭城劉氏女也成婚一夕卓官於京師後以事伏法劉氏在家忽然夢想知卓已死哀泣不輟諸嫂喻之不止經旬凶問果至遂憤歎而死時人比之秦

嘉妻中書令高允念其義高而名不著為之詩曰兩儀

正位人倫肇甄爰制夫婦統業承先雖曰異族氣猶自

然生則同室終契黃泉其一封生令達卓為時彥內協黃

中外兼三變誰能作配克應其選實有華宗挺生淑媛

其二京野勢殊山川乖互乃奉王命載馳在路公務既弘

私義獲著因媒致幣遺止一暮其三率我初冠眷彼弱笄

形由禮比情以趣諧忻願難常影跡易乖悠悠言邁戚

戚長懷其四時值險屯橫離塵網伏鎖就刑身分土壤千

里雖遐應如影響良嬪洞感發於夢想

其五

仰惟親命俯

尋嘉好誰謂會淺義深情到畢志守窮誓不二醮何以

驗之殞身是効

其六

人之處世孰不厚生必存於義所重

則輕結念鍾心甘就幽冥永捐堂宇長辭母兄

其七

茫茫

中野翳翳孤邱葛藟冥蒙荆棘四周理苟不昧神必俱

游異哉貞婦曠世靡儔

其八

鉅鹿魏溥妻常山房氏女也父堪慕容垂貴鄉太守房氏婉順高明幼有烈操年十六而溥遇病且卒顧謂之

曰人生如白駒過隙死不足恨但夙心往志不聞於沒世矣良痛母老家貧供奉無寄赤子矇眇血祀孤危所以抱怨於黃墟耳房垂泣而對曰幸承先人餘訓出事君子義在自畢有志不從命也夫人在堂稚子襁褓顧當以身少相感長往之恨俄而溥卒及大斂房氏操刀割左耳投之棺中仍曰鬼神有知相期泉壤流血滂然助喪者咸皆哀懼姑劉氏輟哭而謂曰新婦何至於此房對曰新婦少年不幸實慮父母未量至情覬持此自

誓耳聞知者莫不感愴於時子緝生未十旬鞠育於後
房之內未曾出門遂終身不聽絲竹不預座席緝年十
二房父母仍存於是歸寧父兄尚有異議緝竊聞之以
啓母房命駕給云他行因而遂歸其家弗知之也行數
十里方覺兄弟來追房哀歎而不反其執意如此訓導
一子有母儀法度緝所交游有名勝者則身具酒飯有
不及已者輒屏卧不餐須其悔謝乃食善誘嚴訓類皆
如是年六十五而終緝事在序傳緝子悅為濟陰太守

吏民立碑頌德金紫光祿大夫高閤為其文序云祖母
房年在弱笄艱貞守志秉恭妻之操著自毀之誠又頌
曰爰及處士邁疾夙凋伉儷秉志識茂行高殘形顯操
誓敦久要誕茲令胤幽感乃昭溥未仕而卒故云處士
焉

樂部郎胡長命妻張氏事姑王氏甚謹太安中京師禁
酒張以姑老且患私為醞之為有司所糾王氏詣曹自
告曰老病須酒在家私釀王所為也張氏曰姑老抱患

張主家事姑不知釀其罪在張主司疑其罪不知所處
平原王陸麗以狀奏高宗義而赦之

平原鄒縣女子孫氏男王者夫為靈縣民所殺追執讐
人男玉欲自殺之其弟止而不聽男玉曰女人出適以
夫為天當親自復雪云何假人之手遂以杖毆殺之有
司處死以聞顯祖詔曰男玉重節輕身以義犯法緣情
定罪理在可原其特恕之

清河房愛親妻崔氏者司郡崔元孫之女性嚴明高尚

歷覽書傳多所聞知子景伯景光崔氏親授經義學行
修明竝為當世名士景伯為清河太守每有疑獄常先
請焉貝丘民列子不孝吏欲案之景伯為之悲傷入白
其母母曰吾聞聞不如見山民未見禮教何足責哉但
呼其母來吾與之同居其子置汝左右令其見汝事吾
或應自改景伯遂召其母崔氏處之於榻與之共食景
伯為之溫清其子侍立堂下未及旬日悔過求還崔氏
曰此雖顏慙未知心愧且可置之凡經二十餘日其子

叩頭流血其母涕泣乞還然後聽之終以孝聞其識度
厲物如此竟以壽終

涇州貞女兕先氏許嫁彭老生為妻娉幣既畢未及成
禮兕先率行貞淑居貧常自舂汲以養父母老生輒往
逼之女曰與君禮命雖畢二門多故未及相見何由不
稟父母擅見陵辱若苟行非禮正可身死耳遂不肯從
老生怒而刺殺之取其衣服女尚能言臨死謂老生曰
生身何罪與君相遇我所以執節自固者寧更有所邀

正欲奉給君耳今反為君所殺若魂靈有知自當相報
言終而絕老生持女珠璣至其叔宅以告叔叔曰此是
汝婦奈何殺之天不祐汝遂執送官太和七年有司劾
以死罪詔曰老生不仁侵陵貞淑原其彊暴便可戮之
而女守禮履節沒身不改雖處草萊行合古跡宜賜美
名以顯風操其標墓旌善號曰貞女

姚氏婦楊氏者閭人苻承祖姨也家貧無產業及承祖
為文明太后所寵貴親姻皆求利潤唯楊獨不欲常謂

其姊曰姊雖有一時之榮不若妹有無憂之樂姊每遺其衣服多不受彊與之則云我夫家世貧好衣美服則使人不安與之奴婢則云我家無食不能供給終不肯受常著破衣自執勞事時受其衣服多不著密埋之設有著者污之而後服承祖每見其寒悴深恨其母謂不供給之乃啓其母曰今承祖一身何所乏少而使姨如是母具以語之承祖乃遣人乘車往迎之則厲志不起遣人彊舁於車上則大哭言爾欲殺我也由是持家內

外皆號為癡姨及承祖敗有司執其二姨至殿庭一姨致法以姚氏婦衣裳敝陋特免其罪其識機雖呂頤亦不過也

滎陽京縣人張洪祁妻劉氏年十七夫亡遺腹生子三歲又沒其舅姑年老朝夕奉養率禮無違兄矜其寡欲奪而嫁之劉氏自誓弗許以終其身

陳留董景起妻張氏景起早亡張時年十六痛夫少喪哀傷過禮形容毀頓永不沐浴蔬食長齋又無兒息獨

守貞操期以闔棺鄉曲高之終見標異

漁陽太守陽尼妻高氏勃海人學識有文才高祖勅令入侍後宮幽后表啓悉其辭也

滎陽史映周妻同郡耿氏女年十七適於映周太和二十三年映周卒耿氏恐父母奪其志因葬映周哀哭而殞見者莫不悲歎屬大使觀風以狀具上詔標榜門閭任城國太妃孟氏鉅鹿人尚書令任城王澄之母澄為揚州之日率衆出討於後賊帥姜慶真陰結逆黨襲陷

羅城長史韋績倉卒失圖計無所出孟乃勒兵登陴先
守要便激厲文武安尉新舊勸以賞罰喻之逆順於是
咸有奮志親自巡守不避矢石賊不能剋卒以全城澄
以狀表聞屬世祖崩事寢靈太后令曰鴻功盛美實宜
垂之永年乃勅有司樹碑旌美

苟金龍妻劉氏平原人也廷尉少卿劉叔宗之姊世宗
時金龍為梓潼太守郡帶關城戍主蕭衍遣衆攻圍值
金龍疾病不堪部分衆甚危懼劉遂率厲城民修理戰

具一夜悉成拒戰百有餘日兵士死傷過半成副高景
陰圖叛逆劉斬之及其黨與數十人自餘將士分衣減
食勞逸必同莫不畏而懷之井在外城尋為賊陷城中
絕水渴死者多劉乃集諸長幼喻以忠節遂相率告訴
於天俱時號咷俄而澍雨劉命出公私布絹及至衣服
懸之城中絞而取水所有雜器悉儲之於是人心益固
會益州刺史傅豎眼將至賊乃退散豎眼歎異具狀奏
聞世宗嘉之正光中賞平昌縣開國子邑二百戶授子

慶珍又得二子出身慶珍卒子純陔襲齊受禪爵例降
慶珍弟字武定末儀同開府司馬

貞孝女宗者趙郡栢人人趙郡太守李叔允之女范陽
盧元禮之妻性至孝聞於州里父卒號慟幾絕者數四
賴母崔氏慰勉之得全三年之中形骸銷瘠非人扶不
起及歸夫氏與母分隔便飲食日損涕泣不絕日就羸
篤盧氏合家慰喻不解因遣歸寧還家乃復故如此者
八九焉後元禮卒李追亡撫存禮無違者事姑以孝謹

著母崔以神龜元年終於洛陽凶問初到舉聲慟絕一宿乃蘇水漿不入口者六日其姑慮其不濟親送奔喪而氣力危殆自范陽向洛八旬方達攀輿號踊遂卒有司以狀聞詔曰孔子稱毀不滅性蓋為其廢養絕類也李既非嫡子而孝不勝哀雖乖俯就而志厲義遠若不加旌異則無以勸引澆浮可追號曰貞孝女宗易其里為孝德里標李盧二門以惇風俗

河東姚氏女字女勝少喪父無兄弟母憐而守養年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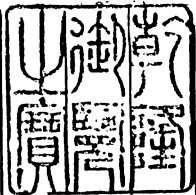
七歲便有孝性人言其父者聞輒垂泣隣伍異之正光
中母死女勝年十五哭泣不絕聲水漿不入口者數日
不勝哀遂死太守崔游中請為營墓立碑自為製文表
其門閭比之曹娥改其里曰上虞里墓在郡城東六里
大道北至今名為孝女冢

滎陽刁思遵妻魯氏女也始笄為思遵所聘未踰月而
思遵亡其家矜其少寡許嫁已定魯聞之以死自誓父
母不達其志遂經郡訴稱刁氏吞護寡女不使歸寧魯

乃與老姑徒步詣司徒府自告情狀普泰初有司聞奏
廢帝詔曰貞夫節婦古今同尚可令本司依式標榜

史臣曰

闕



魏書卷九十二

魏書卷九十二考證

魏書卷九十二○魏收書不全

魏溥妻房氏傳所以抱怨於黃墟耳○墟北史作墟黃
墟黃泉也若黃墟乃地名

緝事在序傳緝子悅為濟陰太守○臣人龍按本書列

傳自序魏悅即收之祖也今據此傳悅為緝之子溥
之孫而列傳自序則云彥子歆歆子悅位濟陰太守
竊謂收自紀其高曾之名不應兩傳迥異殆序傳本

闕亦後人所補故外記若此耶

魏書卷九十二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魏書卷九十三

四

詳校官編修臣溫汝适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孫希旦

校對官中書臣朱圻

謄錄監生臣蔣鳳牲

欽定四庫全書

魏書卷九十三

齊

魏

收

撰

列傳恩倖第八十一

王叡

王仲興

寇猛

趙修

茹皓

趙邕

侯剛

鄭儼

徐紇

夫令色巧言矯情節貌邀眄睐之利射咳唾之私此蓋苟進之常也故甚者刑身淪子其次舐痔嘗癰況乃散

金秦貨輸錢漢爵又何怪哉若夫地窮尊貴嗜欲所攻
聖達其猶病諸中庸固不能免男女性態其揆斯一二
代之亡皆是物也據天下之圖持海內之命顧指如意
高下在心此乃夏桀殷紂喪二邦秦母呂雉穢兩國也
魏世王叡幸太和之初鄭儼寵孝昌之季主幼於前君
稚於後乘間宣淫殆無忌畏樹列朋黨蔽塞天聰高祖
明聖外彰人神繫仰御之有術宗社弗墜肅宗不言垂
拱潛濟罕方六合淆然至於隕覆且承顏色竊光寵勢

等秋風氣同夏日亦何世而不有哉此周旦所以誠其
朋詩人是為疾羣小也太宗時王車之徒雖云幸念皆
宣力夷險誠效兼存未如趙脩等出於近習趨走之地
坐擅威刑勢傾都鄙得之非道君子所以賤之書其變
態備禍福之由焉

王叡字洛誠自云太原晉陽人也六世祖橫張軌參軍
晉亂子孫因居於武威姑臧父橋字法生解天文卜筮
涼州平入京家貧以術自給歷仕終於侍御中散天安

初卒贈平遠將軍涼州刺史顯美侯諡曰敬叡少傳父業而姿貌偉麗恭宗之在東宮見而奇之興安初擢為太卜中散稍遷為令領太史承明元年文明太后臨朝叡因緣見幸超遷給事中俄而為散騎常侍侍中吏部尚書賜爵太原公於是內參機密外豫政事愛寵日隆朝士懾憚焉太和二年高祖及文明太后率百僚與諸方客臨虎園有逸虎登門閣道幾至御座左右侍御皆驚靡叡獨執戟禦之虎乃退去故親任轉重三年春詔

叡與東陽王丕同入八議永受復除四年遷尚書令進
爵中山王加鎮東大將軍置王官二十二人中書侍郎
鄭羲為傳郎中令以下皆當時名士又拜叡妻丁氏為
妃及沙門法秀謀逆事發多所牽引叡曰與其殺不辜
寧赦有罪宜梟斬首惡餘從疑赦不亦善乎高祖從之
得免者千餘人叡出入帷幄太后密賜珍玩繒綵人莫
能知率常以夜帷車載往閭官防致前後巨萬不可勝
數加以田園奴婢牛馬雜畜並盡良美大臣及左右因

是以受賚錫外示不私所費又以萬計及疾病高祖太
后每親視疾侍官省問相望於道及疾篤上疏曰臣聞
忠於事君者節義著於臨終孝於奉親者淳誠表於垂
沒故孔明卒軍不忘全蜀之計曾參疾甚情存善言之
益雖則庸昧敢忘景行臣荷天地覆載之恩蒙大造生
成之德漸風訓於華年服道教於弱冠濯纓清朝垂周
三紀受先帝非分之眷叨陛下殊常之寵遂乃齊跡功
舊內侍帷幄爵列諸王位班上等從容聞道與知國政

誠思竭盡力命以報所受不謂事與心違忽嬰重疾每
屈輿駕親臨問之榮洽生平患流身後犬馬之誠銜佩
罔極今所病遂篤慮必不起延首闕庭鯁戀終日仰恃
皇造宿眷之隆敢陳愚昧管窺之見臣聞為治之要具
略有五一者慎刑罰二者任賢能三者親忠信四者遠
讒佞五者行黜陟夫刑罰明則姦宄息賢能用則功績
著親忠信則視聽審遠讒佞則疑間絕黜陟行則貪叨
改是以欽恤惟刑載在唐典知人則哲唯帝所難周書

垂好德之文漢史列防姦之論考省幽明先王大典又
八表既廣遠近事殊撫荒裔宜待之以寬信綏華甸宜
惠之以明簡哀恤孤獨賑施困窮錄功舊赦小罪輕徭
役薄賦斂修福業禁淫祀願聽政餘暇賜垂覽察使子
囊之誠重申於當世將墜之志獲用於明時尋薨時年
四十八高祖文明太后親臨哀慟賜溫明祕器省昌公
王遇監護喪事贈衛大將軍太宰并州牧諡曰宣王內
侍長董醜奴營墳墓將葬於城東高祖登城樓以望之

京都大士為作哀詩及誄者百餘人乃詔為叡立祀於都南二十里大道右起廟以時祭薦并立碑銘置守祀五家又詔褒叡圖其捍虎狀於諸殿命高允為之讚京都士女諂稱叡美造新聲而絃歌之名曰中山王樂詔班樂府合樂奏之初叡女妻李沖兄子延賓次女又適趙國李恢子華女之將行也先入宮中其禮略如公主王女之儀太后親御太華殿寢其女於別帳叡與張祐侍坐叡所親及兩李家丈夫婦人列於東西廊下及車

引太后送過中路時人竊謂天子太后嫁女叡之葬也
假親姻義舊哀經縞冠送喪者千餘人皆舉聲慟泣以
要榮利時謂之義孝叡既貴乃言家本太原晉陽遂移
屬焉故其兄弟封爵多以并州郡縣薨後重贈叡父橋
侍中征西將軍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武威王諡曰定
追策叡母賈氏為妃立碑於墓左父子並葬城東相去
里餘遷洛後更徙葬太原晉陽

子襲字元孫年十四以父任擢為中散仍總中部叡薨

高祖詔襲代領都曹為尚書令領吏部曹中部如其品
職依典承襲文明太后令曰都曹尚書曹百寮之首民
所具瞻襲年少智思未周其都曹尚書令可權記使閑
習政事後用不晚終太后世寵念如初襲王爵例降為
公太后崩後襲仍在高祖左右然禮遇稍薄不復關與
時事久之出為鎮西將軍秦州刺史又轉并州刺史十
七年興駕詣洛路幸其治供帳粗辦境內清靜高祖頗
嘉之而民庶多為立銘置于大路虛相稱美或曰襲所

教也高祖聞而問之對不以實因是面被責讓尚書奏
免其官詔唯降號二等二十年以事為中尉所糾會赦
免語在常景傳景明二年卒贈平南將軍豫州刺史諡
曰質

子忻襲爵為太尉汝南王悅記室參軍建義初河陰遇
害贈散騎常侍安北將軍肆州刺史諡曰穆

子子暄襲爵武定末齊州驃騎府功曹參軍齊受禪例
降

忻弟誕字永安龍驤將軍正平太守亦於河陰遇害贈撫軍將軍并州刺史

子希雲舉秀才早亡

誕弟殖字永興司空城局參軍

子祖幹司徒行參軍并州刺史

殖弟永業司空參軍事

襲弟椿字元壽少以父任拜祕書中散尋以父憂去職後除羽林監謁者僕射母喪解任正始初拜中散出為

太原太守加鎮遠將軍坐事免椿僮僕千餘園宅華廣
聲妓自適無乏於時或有勸椿仕者椿笑而不答雅有
巧思凡所營製可為後法由是正光中元叉將營明堂
辟雍欲徵椿為將作大匠椿聞而以疾固辭孝昌中爾
朱榮既據并肆以汾州胡逆表加椿征虜將軍都督尉
勞汾胡汾胡與椿比州服其聲望所在降下事寧授右
將軍太原太守以預立莊帝之勞封遼陽縣開國子食
邑三百戶尋轉封真定縣開國侯食邑七百戶除持節

本將軍華州刺史尋轉使持節散騎常侍殷州刺史元
暉立除都官尚書固辭不拜永熙中行冀州事尋除使
持節散騎常侍車騎將軍瀛州刺史時有風雹之變詔
書廣訪讜言椿乃上疏曰伏奉詔書以風雹厲威上動
天睠訪讜辭於百辟詔興誦於四海宸衷懇切備在絲
綸祇承兢感心焉靡庸伏惟陛下啓錄應期馭育萬物
承綴旒之艱運纂織絲之危緒忘餐日昃求衣未明俾
上帝下臨愍茲荼蓼永濟溝壑而滄浪降戾作害中秋

上帝照臨義不虛變竊惟風為號令皇天所以示威電
者氣激陰陽有所交諍殆行令殊節舒急失中之所致
也昔澍雨千里實緣教祀之誠炎精三舍寧非善言之
力譴不空發微豈謬應誰謂蓋高實符人事伏願陛下
留心曲覽垂神遠察禮賢登士博舉審官擢申滯怨振
窮省役使夫滋水沒川之彥畢居朝右儀表丹青之位
未或虛加園土絕五毒之民揆日息千門之費巖巖廊
署無不遇之士忪忪獨倚酒帛之恩則物見昭蘇人

知休泰徐奏薰風之曲無論鴻鴈之歌豈不天人幸甚
鬼神咸忭椿性嚴察下不容姦所在吏民畏之重足天
平末更滿還鄉初椿於宅構起廳事極為高壯時人忽
云此乃太原王宅豈是王太原宅椿往為本郡世皆呼
為王太原未幾爾朱榮居椿之宅榮封太原王焉至於
齊獻武王之居晉陽霸朝所在人士輻湊椿禮敬親知
多所拯接後以老病遂辭疾客居趙郡之西鯉魚祠山
興和二年春卒時年六十二贈使持節都督冀瀛二州

軍事驃騎大將軍尚書左僕射太尉公冀州刺史諡曰
文恭及葬齊獻武王親自弔送椿妻鉅鹿魏悅之次女
明達有遠操多識往行前言隨夫在華州兄子建在洛
遇患聞而星夜馳赴膚容虧損親類歎尚之爾朱榮妻
北鄉郡長公主深所禮敬永安中詔以為南和縣君內
足於財不以華飾為意撫兄子牧情同已子存拯親類
所在周洽椿名位終始魏有力焉元象中卒贈鉅鹿郡
君椿無子以兄孫叔明為後

叔明太尉參軍事儀同開府祭酒死於晉陽無子以弟
子暄子為後

叡弟諶字厚誠為給事中安南將軍祠部尚書賜爵上
黨公加散騎常侍領太史事例降為侯遷太常卿出為
持節安東將軍兗州刺史還除光祿大夫卒於官贈帛
五十匹

子翔字元鳳少以聰敏循良詔充內侍自太和初與李
沖等奏決庶事迄于十六年賞賜前後累千萬是時政

事多決於文明太后后好細察而翔恭謹慎密甚被知
任遷洛原給事黃門侍郎尚書左丞襲爵遷輔國將軍
太府少卿出為濟州刺史卒贈大將軍肆州刺史子超
襲

超字和善奉朝請并州治中超愛好人物輕財重義性
豪華能自奉養每食必窮水陸之味年三十四卒

子景覽襲武定中衛將軍右光祿大夫齊受禪例降

景覽弟景招開府集曹參軍

超弟穆字思泰元象中上黨太守卒

穆弟綽字思和員外散騎侍郎上黨王天穆以為北道
行臺郎中余朱榮代天穆為大行臺仍為吏部郎以預
奉莊帝之勲封猗氏縣開國侯邑五百戶永安末除征
西將軍幽州刺史不之任元曄立轉除驃騎大將軍并
州刺史興和中卒

綽弟爽司徒中兵參軍

諶弟魏誠為東宮學生拜給事中賜爵中都侯加龍驤

將軍卒贈安南將軍冀州刺史諡曰恭

子靜字元安少有公幹拜中散襲爵例降為伯除員外郎羽林監兼尚書郎以明法除廷尉評轉游擊將軍加冠軍將軍岐州刺史趙郡王謐虐害城民怨叛詔靜以驛慰喻咸即降下以奉使稱旨賜帛五百匹除趙郡太守以母老固辭不拜又授征虜將軍廷尉少卿有當官之稱坐公事左遷中散大夫以母憂去職孝昌初詔兼廷尉卿尋行定州事並固辭不起二年夏除長兼廷尉

卿尋行定州事至冬病卒年五十七贈撫軍將軍并州刺史諡曰貞無子以從子伯豫為後

伯豫襲爵武定中冀州開府錄事參軍齊受禪例降

魏誠弟亮字平誠承明初擢為中散告沙門法秀反遷冠軍將軍賜爵永寧侯加給事中出為安西將軍秦州刺史後轉陝州刺史坐事免卒於家

亮子洪壽早卒

子元景正光中許復先爵降為伯卒無子

洪壽弟疑字安壽除奉朝請稍遷中散大夫以疾歸鄉里遂移居上黨年七十一卒

子夷字景預有文才少工詩詠知名於世未官而卒

叡叔隆保冠軍將軍姑臧侯卒追贈安東將軍并州刺史鉅鹿公諡曰靖

王仲興趙郡南樂人也父天德起自細微至殿中尚書仲興幼而端謹以父任早給事左右太和中殿內侍御中散武騎侍郎給事中出入禁內十餘年轉冗從僕射

猶參密近為齊帥從駕征新野有功除折衝將軍屯騎校尉又命率千餘騎破賊於鄧城除振威將軍越騎校尉賜帛千匹高祖於馬圈自不豫大漸迄於崩仲興頗預侍護達魯陽世宗即位轉左中郎將仍齊帥及帝親政與趙修並見寵任遷光祿大夫領武衛將軍仲興雖與脩並而畏慎自退不若脩之倨傲無禮咸陽王禧之出奔也當時上下微為駭震世宗於乾脯山追仲興馳入金墉城安慰後與領軍于勁共參機要因自理馬圈

侍疾及入金墉之功乞同元賞遂封上黨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自拜武衛及受封之日車駕每臨饗其宅世宗游幸仲興常侍從不離左右外事得徑以聞百寮亦聳體而承望焉兄可久以仲興故自散爵為徐州征虜府長史帶彭城太守仲興世居趙郡自以寒微云舊出京兆霸城故為雍州大中正尚書後以仲興開國公賞報過優北海王詳嘗面啓奏請降減事久不決可久在徐州恃仲興寵勢輕侮司馬梁郡太守李長壽遂至忿

諍彭城諸沙門共相和解未幾復有所競可久乃令僮僕邀毆長壽遂折其脅州以表聞北海王詳因百寮朝集厲色大言曰徐州名藩先帝所重朝廷云何簡用上佐遂令致此紛紜以徹荒外豈不為國醜辱也衆亦莫有應者仲興是後漸疎不得徑入左右世宗乃下詔奪其封邑出除平北將軍并州刺史卒贈安東將軍青州刺史

寇猛上谷人也祖父平城猛少以姿幹充虎賁稍遷羽

林中郎從高祖征南陽以擊賊不進免官世宗踐位復敘用愛其膂力置之左右為千牛備身歷轉遂至武衛將軍出入禁中無所拘忌自以上谷寇氏得補燕州大中正而不能甄別士庶也家漸富侈宅宇高華妾隸充溢微榮弟姪然不及茹皓仲興也卒贈平北將軍燕州刺史

趙脩字景業趙郡房子人父惠安後名謚都曹史積勞補陽武令脩貴追贈威烈將軍本郡太守及葬復贈龍

驤將軍定州刺史脩本給事東宮為白衣左右頗有翬
力世宗踐阼仍充禁侍愛遇日隆然天性闇塞不閑書
疏是故不參文墨世宗親政旬月之間頻有轉授歷員
外通直散騎常侍鎮東將軍光祿卿每受除設宴世宗
親幸其宅諸王公卿士百寮悉從世宗親見其母脩能
劇飲至於逼勸觴爵雖北海王詳廣陽王嘉等皆亦不
免必致困亂每適郊廟脩常驂陪出入華林恒乘馬至
于禁內咸陽王禧誅其家財貨多賜高肇及脩脩之葬

父也百寮自王公以下無不弔祭酒犢祭奠之具填塞門街於京師為制碑銘石獸石柱皆發民車牛傳致本縣財用之費悉自公家凶吉車乘將百兩道路供給亦皆出官時將馬射世宗留脩過之帝如射宮脩又驟乘輅車旒竿觸東門而折脩恐不逮葬日驛赴寔期左右求從及特遣者數十人脩道路嬉戲殆無感容或與賓客姦掠婦女保觀從者噂沓喧譁詬詈無節莫不畏而惡之是年又為脩廣增宅舍多所并兼洞門高堂房廡

周博崇麗擬於諸王其四面隣居賂入其地者侯天盛兄弟越次出補長史大郡脩起自財伍暴致富貴奢傲無禮物情所疾因其在左右或諷糾其罪自其葬父還也舊寵少薄初王顯祇附於脩後因忿閔密伺其過規陷戮之而脩過短都不悛防顯積其前後愆咎列脩葬父時路中淫亂不軌又云與長安人趙僧擿謀匿王印事高肇甄琛等構成其罪乃密以聞始琛及李馮等曲事於脩無所不至懼相連及爭共糾擿助攻治之遂

乃詔曰小人難育朽棘不彫長惡不悛豈容撫養散騎
常侍鎮東將軍領扈左右趙脩昔在東朝選充臺皂幼
所經見長難遺之故纂業之初仍引西禁雖地微器陋
非所宜採然識早念生遂陞名級自蒙洗濯兇昏日甚
驟佞薦憍恩加輕慢不識人倫之體不悟深淺之方陵
獵王侯輕卑卿相門賓巷士拜叩不接囂氣豪心仍懷
鄙塞比聽葬父侈暴繼聞居京造宅殘虐徒旅又廣張
形勢妄生矯托與雍州人趙僧擲等陰相傳納許受王

印不執不物日月滋甚朕猶愍其宿隸每加覆護而擅
威弄勢侏張不已法家耳目並求憲網雖欲捨之辟實
難夷然楚履既墜江君徘徊鍾牛一聲東向改轍脩雖
小人承侍在昔極辟之奏欲加未忍可鞭之一百徒敦
煌為兵其家宅作徒即仰停罷所親在內者悉令出禁
朕昧於處物育茲豺虎顧尋往謬有愧臣民便可時勅
申沒以謝朝野是日脩詣領軍于勁第與之擣蒲籌未
及畢而羽林數人相續而至稱詔呼之脩驚起隨出路

中執引脩馬詣領軍府琛與顯監決其罰先具問事有
力者五人更迭鞭之占令必死旨決百鞭其實三百脩
素肥壯腰皆博碩堪忍楚毒了不轉動鞭訖即召驛馬
促之令發出城西門不自勝舉縛置鞍中急驅馳之其
母妻追隨不得與語行八十里乃死初于后之入脩之
力也脩死後領軍于勁猶追感舊意經恤其家自餘朝
士昔相宗承者悉棄絕之示已之疎遠焉

茹皓字禽奇舊吳人也父讓之本名要隨劉駿巴陵王

休若為將至彭城是時南土飢亂遂寓居淮陽上黨皓
年十五六為縣金曹吏有姿貌謹惠南徐州刺史沈陵
見而善之自隨入洛陽舉充高祖白衣左右世宗踐祚
皓侍直禁中稍被寵接世宗嘗拜山陵路中欲引與同
車皓奮衣將昇黃門侍郎元匡切諫乃止及世宗親政
皓眷賚日隆又以馬圈之勞當擬補員外將軍時趙脩
亦被幸妬害之求出皓為外守皓亦慮見危禍不樂內
官遂超授濮陽太守加厲威將軍其父因皓訟理舊勲

先除兗州揚平太守賜以子爵父子剖符名邦郡境相接皓忻然於去內不以疎外為感及趙脩等敗竟獲全免雖起微細為守乃清簡寡事世宗幸鄴講武皓啓求朝趨解郡授左中郎將領直閣寵待如前皓既宦達自云本出鴈門鴈門人諂附者乃因薦皓於司徒請為肆州大中正府省以聞詔特依許遷驍騎將軍領華林諸作皓性微工巧多所興立為山於天淵池西採掘北邙及南山佳石徙竹汝潁羅時其間經構樓館列於上下

樹草栽木頗有野致世宗心悅之以時臨幸遷冠軍將軍仍驍騎將軍皓貴寵日升關與政事太傅北海王詳以下咸祗憚附之皓弟年尚二十擢補員外郎皓娶僕射高肇從妹於世宗為從母迎納之日詳請詣之禮以馬物皓又為弟聘安豐王延明妹延明耻非舊流不許詳勸彊之云欲覓官職如何不與茹皓婚姻也延明乃從焉皓頗敏慧折節下人而潛自經營陰有納受貨產盈積起宅宮邸朝貴弗之及也是時世宗雖親萬務皓

率常居內留宿不還傳可門下奏事未幾轉光祿少卿
意殊不已方欲陳馬圈從先帝之勞更希進舉初脩皓
之寵北海王詳皆附納之又直閤將軍劉胄本為詳所
薦常感詳恩密相承望並共來往高肇素疾諸王常規
陷害既知詳與皓等交關相昵乃構之世宗云皓等將
有異謀世宗乃召中尉崔亮令奏皓胄常季賢陳掃靜
四人擅勢納賄及私亂諸事即日執皓等皆詣南臺翌
日奏處罪其晚就家殺之皓妻被髮出堂哭而迎皓皓

徑入哭別食椒而死皓子懷朗仕至南青州刺史興和初以罪賜死子姪徙邊

曹字元孫河間人始為北海王詳所舉六輔時出守本郡與皓俱赴鄴宮講武亦自乞留至洛久不敘用詳又為啓晚乃拜將軍直閣

李賢起於主馬世宗初好騎乘因是獲寵位至殿中將軍司藥丞仍主厩閑與茹皓通知庶事勢望漸隆引其兄為朝請直寢娶武昌王鑒妹季賢又將娶洛州刺史

元拔女並結託帝戚以為榮援云

掃靜徐義恭並彭城舊營人掃靜能為世宗典櫛梳義恭善執衣服並以巧便旦夕居中愛幸相侔官敘不異掃靜妻義恭姊也情相遺薄室家不諧義恭恒忿恨之親經世宗訴其欺侮世宗以其左右兩護之二人皆承奉茹皓亦並加接眷而掃靜偏為親密與皓常在左右略不歸休皓敗掃靜亦死於家義恭小心謹慎謙退少語皓等死後彌見幸信長侍左右典掌祕密世宗不豫

義恭晝夜扶持崩于懷中靈太后臨政義恭諂附元義
又有淫宴多在其它為膏藥次御出為東秦州刺史建
義後歷內外顯職武定初卒於驃騎大將軍左光祿大
夫

趙邕字令和自云南陽人潔白明髭眉曉了恭敏司空
李冲之貴寵也邕以少年端謹出入其家頗給按磨奔
走之役冲亦深加接念令與諸子游處人有束帶謁於
冲者時託之以自通高祖太和中給事左右至殿中監

世宗即位及親政猶居本任微與趙脩結為宗援然亦不甚相附也邕稍遷至殿中將軍猶帶監職邕父怡太和
中歷郢州刺史停家久之以邕寵召拜太常少卿尋為
荊州大中正出除征虜將軍荊州刺史怡乃致其母喪
葬於宛城之南趙氏舊墟以老乞解州任遷拜光祿
大夫轉金紫光祿卒贈鎮東將軍相州刺史世宗每出
入郊廟脩恒以常侍侍中陪乘而邕兼奉車都尉執轡
同載時人竊論號為二趙以趙出南陽徙屬荊州邕轉

給事中南陽中正以父為荊州大中正乃罷轉長兼散
騎侍郎領左右直長出入禁中後為荊州大中正邕弟
尚中書舍人出除南陽太守怡辭荊州也尚求解郡與
父俱還未至京師逆除步兵校尉邕祖嶽舊葬代京喪
自平城還葬南陽贈平遠將軍青州刺史世宗崩邕兼
給事黃門俄轉太府卿出除平北將軍幽州刺史在州
貪縱與范陽盧氏為婚女父早亡其叔許之而母不從
母北平陽氏攜女至家藏避規免邕乃拷掠陽叔遂至

於死陽氏訴冤臺遣中散大夫孫景安研檢事狀邕坐處死會赦得免猶當除名自理經年臨淮王彧時為廷尉久不斷決孝昌初卒

侯剛字乾之河南洛陽人其先代人也本出寒微少以善於鼎俎進餼出入久之拜中散累遷冗從僕射嘗食典御世宗以其質直賜名剛焉稍遷奉車都尉右中郎將領刀劔左右加游擊將軍城門校尉遷武衛將軍仍領典御又加通直散騎常侍詔曰太和之季蟻寇侵疆

先皇於不豫之中命師出討撫戎暴露觸御非和朕屬
當監國弗獲隨侍而左右服事唯藉忠勤剛於違和之
中辛勤行飢追遠錄誠宜先推敘其以剛為右衛大將
軍後領太子中庶子世宗崩剛與侍中崔光迎肅宗於
東宮尋除衛尉卿封武陽縣開國侯邑千二百戶俄為
侍中撫軍將軍恒州大中正遷衛將軍表讓侍中詔不
許進爵為公以給侍之勞加賞散伯熙平初除左衛將
軍餘官如故侍中游肇出為相州剛言於靈太后曰昔

高氏擅權游肇抗衡不屈先帝所知四海同見而出牧
一藩未盡其美宜還引入以輔聖主太后善之剛寵任
既隆江陽王繼尚書長孫稚皆以女妻其子司空任城
王澄以其起由膳宰頗竊侮之云此近為我舉食然公
坐對集敬遇不虧後剛坐掠殺誡射羽林為御史中尉
元匡所彈廷尉處剛大辟尚書令任城王澄為之言於
靈太后侯剛歷仕前朝事有可取纖芥之疵未宜便致
於法靈太后乃引見廷尉卿裴延儁少卿來鵬於宣光

殿問曰剛因公事掠人邂逅致死律文不坐卿處其大辟竟何所依讎對曰案律邂逅不坐者謂情理已露而隱避不引必須箠取其款言謂撾撻以理之類至於此人問則具首正宜依犯結案不應橫加箠扑兼剛口唱打殺撾築非理本有殺心事非邂逅處之大辟未乖憲典太后曰卿等且還當別有判於是令曰廷尉執處侯剛於法如猛剛既意在為公未宜便依所執但輕勸民命理無全捨可削封三百戶解尚衣典御剛於是頗

為失意剛自太和進食遂為典御歷兩都三帝二太后將三十年至此始解未幾加散騎常侍御史中尉元匡之廢也太后訪代匡者剛為太傅清河王懌所舉遂除車騎將軍領御史中尉常侍衛尉如故及領軍元乂執政擅權樹結親黨剛長子乂之妹夫乃引剛為侍中左衛將軍還領尚食典御以為枝援俄加車騎大將軍領左右復前削之封尋加儀同復領御史中尉剛啓軍旅稍興國用不足求以封邑俸粟賑給征人肅宗許之孝

昌元年除領軍餘官如故初元乂之解領軍也靈太后以乂腹心尚多恐難卒制故權以剛代之示安其意尋出為散騎常侍冀州刺史將軍儀同三司剛行在道詔曰剛因緣時會恩隆自久擢於凡品越昇顯爵往以微勤賞同利建寵靈之極超絕夷等曾無犬馬識主之誠方懷梟獍返噬之志與權臣元乂婚姻朋黨虧違典制長直禁中一出入迭為姦防乂與劉騰共為心膂間隔二宮逼脅内外且位居繩憲糾察是司宜立格言勢

同鷹隼方嚴楚撻枉服貞良專任凶威以直為曲不忠不道深暴民聽附下罔上事彰幽顯莫大之罪難從宥原封爵之科理宜貶奪可征虜將軍餘悉削黜剛終于家永安中贈司徒公

剛長子詳自奉朝請稍遷通直散騎侍郎冠軍將軍主衣都統剛以上谷先有侯氏於是始家焉正光中又請以詳為燕州刺史將軍如故欲為家世之基尋進後將軍五年拜司徒左長史領嘗藥典御史燕州大中正興和

中驃騎將軍殷州刺史還朝久而卒

鄭儼字季然滎陽人容貌壯麗初為司徒胡國珍行參軍因緣為靈太后所幸時人未之知也遷員外散騎侍郎直後靈太后廢蕭寶夤西征以儼為開府屬孝昌初太后反政儼請使還朝復見寵待拜諫議大夫中書舍人領嘗食典御晝夜禁中寵愛尤甚儼每沐浴太后常遣閹童隨侍儼見其妻唯得言家事而已與徐紇俱為舍人儼以紇有智數仗為謀主紇以儼寵幸既盛傾身

承接共相表裏勢動內外城陽王徽微與之合當時政
令歸於儼等遷通直郎散騎常侍平東將軍武衛將軍
華林都將右衛將軍散騎常侍中軍將軍中書令車騎
將軍舍人常侍如故肅宗崩事出倉卒天下咸言儼計
也余朱榮舉兵向洛以儼紂為辭榮逼京師儼走歸鄉
里儼從兄仲明先為滎陽太守至是儼與仲明欲據郡
起衆尋為其部下所殺與仲明俱傳首洛陽

子文寬從出帝歿關西

徐紇字武伯樂安博昌人也家世寒微紇少好學有名理頗以文詞見稱察孝廉對策上第高祖拔為主書世宗初除中書舍人謫附趙脩遷通直散騎侍郎及脩誅坐黨徙枹罕雖在徒役志氣不撓故事捉逃役流兵五人流者聽免紇以此得還久之復除中書舍人太傅清河王懌又以文翰待之及領軍元乂之害懌也出為鴈門太守紇稱母老解郡還鄉至家未幾尋入洛飾貌事乂大得乂意及乂父繼西鎮潼關以紇為從事中郎尋

以母憂歸鄉里靈太后反政以紇曾為懌所顧待復起為中書舍人紇又曲事鄭儼是以特被信任俄遷給事黃門侍郎仍領舍人總攝中書門下之事軍國詔命莫不由之時有急速令數吏執筆或行或卧人別占之造次俱成不失事理雖無雅才亦可通情時黃門侍郎太原王遵業琅邪王誦並稱文學亦不免為紇秉筆承其指授尋加鎮南將軍金紫光祿大夫黃門舍人如故紇機辭有智數當公斷決終日不以為勞長直禁中略無

休息時復與沙門講論或分宵達曙而心力無怠道俗
歎服之然性浮動慕權利外似謇正內實諂諛時豪勝
已必相陵駕書生貧士矯意禮之其詭態若此有識鄙
薄焉紇既處腹心參斷機密勢傾一時遠近填湊與鄭
儼李神軌寵任相亞時稱徐鄭焉然無經國大體好行
小數說靈太后以鐵券間爾朱榮左右榮知深以為憾
啓求誅之榮將入洛既剋河梁紇矯詔夜開殿門取驂
駟御馬十匹東走兗州紇弟獻伯為北海太守獻伯弟

季彥先為青州長史紇使人告之亦將家南走羊侃時
為太山太守紇往投之說侃令舉兵侃從之遂聚兵反
共紇圍兗州孝莊初遣侍中于暉為行臺與齊獻武王
督諸軍討之紇慮不免說侃請乞師於蕭衍侃信之遂
奔衍文筆駁論數十卷多有遺落時或存於世焉

史臣曰

闕

魏書卷九十三

魏書卷九十三考證

王叡傳都督尉勞汾胡○尉北史作慰

徐紇傳獻伯弟季彥○季監本訛李今改正

魏書卷九十三考證